

小时候的大涛长得很可爱，目若星辰，鬼马精灵。做操的时候，他在后面捣乱，被老师拉到前面示众，我觉得他挤眉弄眼的样子都那么好玩儿。下课时他第一个冲出教室，被老师叫回来，引发哄堂大笑，他还没有囧，我的脸先红了。我不清楚，为啥我会替一个还不怎么认识的人脸红？

上课的时候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向他的方向，希望刚好与他的目光对视，又害怕他忽然与我对视，聪明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带着厌恶的神情，狠狠的眼光，以此掩饰我对他的好感和好奇。

久而久之，大涛也注意到我总是看他，课间玩耍的时候，他故意横冲直撞，撞到我身上，我就推他一把，推完以后莫名满足。此后，我经常制造机会，追打他，推搡他，有一次，他冲我咆哮了几句，我很委屈，可又说不出口，我就是喜欢接触他，不管以什么形式，可除了打架的形式，我还能有什么形式？

记得上小学第一天刚分好班，站在最后一排的小辉发现幼儿园的好朋友萌萌跟他一个班，特别惊喜，跑上前去当众把萌萌抱起来欢呼“小萌萌！咱俩一个班！”，不是拥抱的抱，而是那种亲亲抱抱举高高的抱法儿，因为小辉的个头也不比萌萌高多少，于是他的动作就很滑稽，像个小螳螂抱了一只大蚂蚱，那个年代电视还没普及，我们谁都没有见过拥抱这种抱法，孩子们之间表达亲热，有样学样，只能采取大人抱孩子那种抱。

如果可以，我也很想抱抱大涛呀，可是，我们又不是老乡或旧友，凭什么呢？我要接触他的方式只有一个——打他。

我从羡慕萌萌，变成羡慕小辉，他俩可以当着全班的面搂搂抱抱，一点也不用感到羞耻。

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去找老师，要求和大涛坐同桌，老师问为什么呀？我灵机一动说：“我想帮助他学习。”我的小心机老师应该没发现，可老师也没成全我，从老师的角度，大涛的成绩还不至于需要我的帮助。但老师也没有揭穿我的盲目自信，还在开班会时表扬了我乐于助人的精神。当同学们齐刷刷看向我的时候，我怀揣的秘密就像气泡一样越来越大，马上要被这些目光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校园文学野蛮生长着。表现之一就是板报。医疗系是个大系，他们办了个板报，叫《花开的声音》，每周将学生写的稿子，诸如散文、诗歌之类的抄写在稿纸上，分成栏目，在报栏里展示。这个板报还用水彩画作为报头，图文并茂，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
我们卫生系的同学也申请了一个报栏，同样办起了板报，只是板报的名字有点怪异地，叫《花的沉默》，明显有唱对台戏的架势。可是，架子搭起来了，稿子收上来了，问题也来了。尽管我们的诗歌写得都不错，但是写的字就如同鸡爪挠画的一样，乱七八糟的，停留在小学五年级的水平。

所以那一段时间，我特别注意字的好坏。我到食堂吃饭的时候，偶尔发现了一副对联，字写得好，有魏碑的味道。一问，是师傅老梁写的。谁

童年的一段情感秘密

肖遥

戳破了，我涨红着脸，恨不得原地消失。

我不由自主地每天谈论大涛，我和萌萌说他，和关系不错的女孩们说他，把他描绘成一个讨人厌的大坏蛋。有段时间，大涛成了我们这几个女生小团体的眼中钉肉中刺，他不管从我们这几个女生谁身边过，都会像过街老鼠一样，被捶一下，捅一拳。

可是，我却敏感地捕捉关于他的一切，即便是他在窗外跟别的男生打架。萌萌看热闹不嫌事大地站起来拍手，通报战况，“大涛对高科，一比一平，现在高科领先一拳，大涛正在找机会反扑，注意注意！大涛忽然一个猛虎下山，将高科扑倒在地，饱以老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不知打了多少下，高科忽然咬了大涛一口！咦！不带的，高科你咋咬人呢？大涛揪住了高科的领子，别！别！领子撕烂了老师会让你给高科赔领子……”她一会儿鼓掌加油一会儿喝倒彩。我始终憋着，没有站起来从窗户往外看一眼，我不想看到大涛面目狰狞的样子，我希望他一直那么面若春花，目如点漆。

在人多的场合，见到大涛，我故意表现出对他的不屑一顾，但是体育课上分组活动，不小心和他分到一个组，我就会窃喜不已。有一次，学校组织登山，我和大涛萌萌都落在了后面，我们几个一路揶揄调侃着下了山，在二车间的后面，大涛从一个台阶上跳了下去，那个台阶几乎有一层楼那么高，平时我是断然不敢跳的，但是见他那么一跳，我也纵身跳了下去，就想在他面前逞个能，后果是我的脚疼了好几天。

其实大涛真的没有坏到那种人人喊打的地步。有一次，在我喋喋不休地控诉大涛的罪状的时候，萌萌终于忍不住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喜欢大涛？”我脸色大变，藏了四年的秘密气泡终于被戳破了，但四年级的我已经长了点心眼儿了，我知道越抹越黑，唯一的办法是，必须做点什么，来彻底消除这个流言！

那段时期，我回家没少跟我哥说大涛，说得我哥手痒痒，我哥也不是多心疼他妹，只是他到了那个招猫逗狗的年龄，没事都想找点事儿。我哥对我透露了他的计划：他们一帮同学，放学的时候把大涛截住，好好收拾一顿！我们在一座大山里封闭的厂子，很少有打群架这么“社会”的事。为了这个计划，我哥他们学着电影上的桥段，煞有介事地进行了部署，连学校豁了个口的那个墙跟，都站了我哥的同学。

我激动不已，忍不住给萌萌说了，下午班上的气氛变得莫名紧张，可能是每个人都给别人说“别告诉别人。”一时间，每个人看我的眼光都和平时不同了，连温和的小辉，投向我的眼神都在犹疑和躲闪，除了看我的，更多的人在�大涛，大涛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吓得像一坨湿漉漉的破地毯。放学的时候，班主任来到班上，招招手叫大涛，说“今天你跟我一起回家”，班主任把大涛送回家了！

经过上次那场虚惊，大涛和我的关系变得很微妙。如果只有我俩在场，不需要当众表演仇恨和厌恶的时候，我俩就会正常聊天，甚至比一般同学聊得更深入：“听说你家要调走了？”“嗯，调回西安。”“那还回来不？”“不了吧。”我顺口说：“我们周末去碉堡山。”“碉堡山有啥玩的？没意思，你们是不是从柳树沟那个口上山？”大涛跟我聊着天，一边用石片削一根棍子，他把那根棍子尽量打磨光滑。

这时候，萌萌从石头后面转出来，看到大涛又在“欺负”我，就撩起水泼大涛，大涛顺手用那根打磨得挺漂亮的棍子打到面前的水里，溅了我一身水，我立刻跳起来，佯装生气，这种假惺惺的冲突多了，以至于我俩表演起来得心应手。大涛被我打跑之前，像扔飞镖一样扔过来那根棍子，说：“送给你的离别礼物！”我拿起棍子，愣了一下，被萌萌一把抢走，丢在水里，我盯着棍子溅起的水花，心里莫名

惆怅。

周日我和萌萌走到柳树沟的时候，瀑布那边跑过来一个人影，是大涛。走着走着，大涛走在了我们前面，拿着根棍子，说：“我给你们开路，赶蛇。”萌萌说，你这是打草惊蛇吧？我们就这么说说笑笑上山了。

那段时间就是这样，我和大涛在班上的时候，会扮演势不两立的仇敌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周末在学校外面组团玩耍。就仿佛打架和对立这件事，是在周内应该做的。离开了学校，周末到了山水之间，一切就都颠倒过来了。萌萌很会给这个形势找理由，她说她哥当兵回来说，周末连前线战壕里的战士都放假休息，你给我扔一罐罐头，我给你扔一枚用炮弹头自制的工艺品。

接下来的几周，每周末我们上山都会遇到大涛，有时候，在路上没遇到他，我们还跑到瀑布附近大涛的家，敲窗户叫他出来玩。

我十一岁离开云光厂，再见到大涛是8年以后。我上大一的寒假回到老厂，为了迎接我，大涛、萌萌几个人约了一场游玩，还拍了很多照片，大涛成了一个小伙子，眼睛却没变，还是比一般人亮，嘴型变了，还长了胡子，不算帅，但也不丑。全程都是大涛在张罗在召集在组织，说起小时候打架的事儿，萌萌揶揄道：“打是亲骂是爱。”看来谁都不瞎。

后来，我和萌萌通了几次信，没有再和大涛联系过，小时候让我心潮澎湃的情感秘密，就这样画了句号，也算是有始有终，挺圆满的，比后来的情感经历，都圆满。



不久，医疗系的板报栏中，出现了一个非常娟秀的字体，它变幻灵动，清新飘逸。看到的人都啧啧称赞，他们说板报栏中的每一个字有着王献之《洛神赋十三行》的笔意。我暗暗地打听这是谁写的，回答是学校大门前面馆里的服务员写的。我偷偷地去面馆里看了看，看见她正在端着盘子。校报的冯老师得知老梁和服务员的事情后，连声感叹说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在民间，的确藏龙卧虎，大有人才。

多年后，我又回到了母校。学校食堂早就翻盖了，小面馆也不见了，代之的是一幢大楼。我却在街边的人行道上，意外地遇到了老梁。他满头白发，坐在轮椅上。推他的是一位女子，我细细一看，正是从前学校大门前，那个面馆里的服务员。

老梁对我说，这是他的女儿，也爱好书法。

板报轶事

王征桦

见到这副对联，都会说：写得不错。教书法的老师也赞不绝口，坦言自己的造诣不及老梁。

老梁已经有五十多岁了，见到人总是笑咪咪的。我找到了老梁，向他说明了来意。开始他还有点踌躇，红着脸一个劲地摆手。当看到我拿来笔墨纸砚时，他不再推托了，反而一个劲地谢我，说感谢我给了他练手的机会。他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摸这杆毛笔了，不知道还行不行呢。

我说，你对联的字写得那么好，怎么会不行？说实话，老梁一出手，在板报上，人们看的不再是文章的内容，而是他的字。大家互相打探，这

字是谁写的，笔走龙蛇又力透纸背。老梁背着手站在一边，心里甜滋滋的，只是不说破。十年前，老梁应聘学校食堂的师傅，就把妻子和女儿带到了省城，租的房子空间小，人都转不过身来，哪里还有闲心写字？

这下给了老梁的机会，老梁十分高兴。下班后，他都要来学生会办公室，抄写同学们的稿子，一笔一划，非常认真。几期一出，《花开的声音》没有声音了。医疗系的同学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，那就是我们的栏目中文文章里的字写得太出色了。问题找出来了，很快他们的板报也得到了改进。